

“我请你去玩日本女人，完事之后，你请我吃一碗周记的牛肉面。”杨国威哈哈一笑，大方地说。

“真的？”苏连旺惊疑不定，“一碗牛肉面才两角军票。”

“日本女人，人人可玩。”杨国威拍了拍胸膛说。

“好，早就想去干个日本女人了！”苏连旺高兴得跳了起来。

两人兴高采烈地玩了日本女人之后，就进了一条小巷子里面的周记牛肉面店，里面只有两个神气活现的日本浪人，腰上都挂着长长的武士刀，一边吃面，一边骂骂咧咧，两双狡诈的眼睛却不时往厨房里瞄。

“里面的那个女人大大的漂亮。”一个日本浪人不怀好意地说。

杨国威和苏连旺都会说日本话，听两个日本浪人一说，就往厨房里看了一眼，果然见一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在煮面，一个老头在忙碌，应该是父女俩。

那个老头五十多岁，干瘦、矮小。出来招呼杨国威和苏连旺：“太君，吃牛肉面吗？”

两人微微一怔，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了看穿在身上的日本士兵服装。杨国威抬起头看了苏连旺一眼，苏连旺也正紧张地看着他，只点了点头，都不开口说话。

厨房里煮面的姑娘很快就进了后院。女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禽兽不如，躲藏起来是最好的办法。小巷里的房子都是前面店铺，后面院子。满满的两碗牛肉面端到杨国威和苏连旺的桌子上，杨国威看到老头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色，一双干瘦的手在微微颤抖，心里一阵疼痛。他把面扯到自己面前，低下头，狠狠地喝了一大口汤。暗暗地想：“不把日本强盗赶走，我们就永远没有太平的日子。”

两人都没有说什么，只顾低头吃面。一个日本浪人站了起来，看了一眼杨国威和苏连旺，迅速地钻进了后院。不多久，里面忽然响起了一声惊叫，然后是东西摔倒在地上的声音。

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杨国威早就明白那个日本浪人不怀好意，猛地抬起头来，“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一个箭步就蹿了进去。

只见那个日本浪人已经把姑娘按倒在地上，正准备施暴。杨国威一声怒吼，一脚踢在那个日本浪人的屁股之上，日本浪人翻倒在地。

“中国女人，我们一起上？”地上那个日本浪人吃了一惊，忙说。

“八嘎，这是我的女人，你怎么敢动？”杨国威立刻用日本话吼道。

“什么？”那个日本浪人张口结舌。

外面的日本浪人被苏连旺拦住，这个日本浪人不敢得罪士兵，忙说：“误会了，误会了，都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臣民，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

“滚。”里面的杨国威又重重地踢了那个日本浪人一脚，这个日本浪人慌忙爬了起来，灰溜溜地逃跑了。

把井上二郎叫到面前，露出一丝淫邪地怪笑，然后在他的耳朵边嘀咕了几句。井上二郎心领神会，带领自己的小队，分乘两辆卡车，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集镇。原来石川和井上二郎是同乡，这个石川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女人，一到这里，就想找一个女人，而且要找一个处女。井上二郎和这个同乡上司臭味相投，得到这个命令，自然要尽力去办。

这个集镇叫刘家集，虽然天没有黑，但是集镇上很少有人，家家关门闭户，死气沉沉。刘家集是治安区（鬼子占领区），有一个日本警察和几个汉奸在街道上巡逻。两辆卡车停了下来，井上二郎跳下车，那个日本警察慌忙敬礼，几个汉奸低头哈腰：“太君好，太君大大的好。”

“花姑娘的有？处女花姑娘，我们中尉的需要。”井上二郎怪眼一翻，厉声问几个汉奸。

几个汉奸吃了一惊，这里被日本鬼子占领之后，姑娘都被抢光了，哪里还有，更何况还要处女。

那个日本警察对集镇上比较了解，为难地说：“花姑娘镇长家的有，处女就难了……”

“我们自己去找。”井上二郎不耐烦了，一边命令杨国威和他的士兵下车，挨家挨户搜查花姑娘。那些士兵欢呼雀跃，开始抡起枪托砸门，闯进老百姓家中搜查，井上二郎自己跟着那个日本警察到镇长的家中。一时间，镇上鸡飞狗跳，乱成一团。

两个院子并排在一起，浅尾抡起枪托砸破了门，和几个日本士兵一拥而入。山木却踢破了另一个院子，杨国威和苏连旺，还有另两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

院子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一张苍白、瘦弱的脸，一双惊恐的眼睛，她看到闯进来的几个日本士兵，发出了一声惊叫：“爷爷，日本鬼子又来了！”然后她转身往屋里跑。

一个胡须花白的老人从屋里出来，一把将小女孩搂在怀里，侧着身体，用单薄的后背对着几个日本士兵。他的右手握着一把砍柴的刀，一张沧桑的脸，一双愤怒的眼睛。

两个日本士兵分别闯进了屋中搜查。面对一个中国老人手中的砍柴刀，山木一声怪叫。他太紧张了，端起刺刀就扎了过去。

杨国威想要阻止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山木的刺刀从老人单薄的腰上穿了过去，也刺进了小女孩的身体。杨国威清楚地看到老人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张开嘴，狠狠地骂了四个字：“日本鬼子！”

杨国威的心一颤，眼中的怒火立刻蹿了出来，他忽然端起步枪，刺刀闪电一般从山木的腰上刺了进去，还狠狠地转动了一下。

另两个从屋里搜查之后出来的日本士兵惊呆了。

“你们全部躲起来，我们兄弟去看看。”杨国威平静地扫了一眼大家，循枪声而去，马如铁跟在他的后面，潘三元刚走几步，背后就被人拉住：“三元哥，把大刀给我，我和你们一起去！”

是李勇。

“不行。”潘三元摇了摇头。

“三元哥，我要杀日本鬼子，求你了！”李勇一边恳求，一边抱住他，一边就夺他的大刀。潘三元可以轻易就摆脱李勇，但是他没有，忽然之间，他发现李勇已经长大了，是一个一腔热血的男子汉！

“好，刀给你！跟在我后面，和我一起杀鬼子！”潘三元斩钉截铁地说。

山谷下面，有一些人在快速地往山岭上爬，后面有十几个鬼子，这些鬼子大大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

“十几个鬼子！”杨国威已经看清楚了，果断地说，“干掉他们！”

潘三元找好位置，拿起步枪，推弹上膛，李勇蹲在他的身边，双手握刀，眼中怒火燃烧，人如搭在弦上的箭一般，随时都有可能射出去。

“上面的老百姓听着，逃跑的不要，皇军不杀人，皇军和你们大大的朋友，如果再逃跑的，皇军大大的开枪。”下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起来。

前面的十几个老百姓没有停下来，谁都知道，日本鬼子不杀人那是不可能的。

“砰！砰！”下面的鬼子一起开枪。

“狗日的小鬼子，回老家去吧！”杨国威冰冷的枪口锁定了一个鬼子的脑袋，沉稳的手指轻轻一动，一颗子弹，带着深深的仇恨，穿进了鬼子的头颅。这个鬼子翻身就滚了下去，他身边的几个鬼子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中了弹，还以为是脚踩空了。不过等到另一个鬼子也摔倒在地上往下滚了一段，被一块大石头挡住，那个鬼子翻身过来，头上的钢盔滚到一边，额头上一个窟窿，鲜血冒了出来，旁边的鬼子才失声惊叫起来：“八路，八路的有！”

潘三元也开了一枪，但是距离太远，没有打中。

下面的鬼子立刻躲藏了起来，没有往上面开枪，更没有往上面冲。

潘三元推弹上膛，杨国威冷静地说了句：“不要开枪，等鬼子完全暴露出来之后再开枪。”

下面的鬼子是一个班，他们一路追赶这些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被人狙击，突然之间就被狙杀了两个，而且子弹都是打中眉心，更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人，有多少人。

鬼子都躲藏在树木或者石头后面，不敢乱动。

“上面是八路吗？”一个小鬼子提心吊胆地问了句。

“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戒备森严，我们都带有武器，想混进去不容易。”杨国威冷静地看了一眼大家，继续说，“我们不进去，鬼子一定会出来，我们可以在路边伏击鬼子，如果伏击了鬼子一辆物资汽车，就什么都有了，而且，这样利于我们快速地转移……”

“好！我赞成！”郝大雷说。

“这也是个好办法。”马如铁说。

“跟我来！”杨国威带着几个人选择距离公路不远，在斜坡的一边上埋伏。五人之中，只有杨国威和郝大雷带了步枪，马如铁身上有一把手枪，另外两人都是一把砍刀，每人身上有一颗手雷。以这样的火力对付几个小鬼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刚刚埋伏好，就听到公路的一边传来了马蹄声。

“鬼子骑兵巡逻队！”郝大雷惊喜地说了声，“七个鬼子！”

果然是七匹马，正疾驰而来，马上的日军骑兵都把骑枪背在身上。

“干掉这几个鬼子，弄一匹马回去也够大家吃半个月！”马如铁说。

杨国威果断地说了一个字：“干！”他已经想过，鬼子没有把骑枪拿在手中，如果突然袭击，三把枪要干掉七个鬼子容易。

“我和李勇到前面负责拦截，你们三人断鬼子的后路，等鬼子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之后再开枪，一定要在一分钟之内就结束战斗！”杨国威迅速地看了一下地形，一边说，一边带着李勇，两人弯着腰，沿山坡迅速地移动了几十米。他们不仅仅要干掉鬼子，还要把鬼子的马匹拦住。

两个人刚刚埋伏好，鬼子的骑兵就大大咧咧地进入了伏击圈。

“来了，鬼子来了！”李勇在杨国威身边说，声音很小很焦急。

杨国威一双冰冷的眼睛牢牢地锁住七个鬼子骑兵，在鬼子进入自己和马如铁中间的时候，果断地开了枪，一颗子弹，穿透了一个鬼子的脑袋，这个鬼子头顶上腾起一片血雾，人如石头一般栽下去。杨国威迅速地拉动枪栓，退出弹壳，推弹上膛，又是一声枪响，又有一个鬼子落马。

马如铁和郝大雷同时开枪，郝大雷一颗子弹居然从一个鬼子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原来他的枪法并不好，虽然距离不远，但也没有打中。马如铁扣动扳机，喀！一声，子弹居然没有从枪口出去，卡住了。原来日本鬼子的南部十四式手枪，性能很差，经常出现故障。根本不能和驳壳枪比。郝大雷虽然有一把驳壳枪，却没有子弹，这次并没有把驳壳枪带出来。

“狗日的小鬼子，造的什么破烂玩意儿？”马如铁气得破口大骂。

两个鬼子中弹之后，鬼子一阵慌乱，有两个鬼子骑兵一边拿枪一边往前面冲了过去，另外三个则回头就跑。鬼子的骑兵队伍在鬼子的部队之中，战斗力是最差

的。因为骑兵都是一些贵族子弟，贵族子弟在身体素质、战斗精神上都无法与其他部队相比。所以，才有三个鬼子骑兵掉转马头就逃跑的事情发生。

杨国威抱着步枪，从山坡上几个翻滚，人已经稳稳地站在公路中间，又是一声枪响，最前面的鬼子骑兵一头就栽下马了。后面的一个鬼子骑兵距离杨国威不过二十来米远，他居然没有用枪，而是拔出了军刀，人半伏在马头上，一边催马冲过来，嘴里呀呀呀怪叫着，想一刀把杨国威劈成两半……

后面三个鬼子骑兵一边狼狈逃窜，一边把骑枪拿在手中，一边回头，想看清楚后面袭击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人，有多少人。陡然，山坡上有两个人怒吼着，从天而降。郝大雷跃到逃得最快的鬼子马上，双手握着红枪猛地砍了下来，一道寒光落下，那个鬼子连枪也没有举起来，脑袋就被砍了下来。而落下去的枪锋还砍在马脖子上。郝大雷用力过猛，已经无法收住自己的枪。那马负痛，本能地跳了起来，再一头栽在地上。

马如铁一刀砍下去，马上的鬼子看到寒光闪动，本能地一闪，脑袋虽然没有被砍下来，肩膀上被砍了一刀。马如铁只有一只手，无法拉住鬼子的马鞍补刀，只好双脚在这个鬼子的马身上一蹬，借力跳下去，拦截最后面一个鬼子。

那个鬼子看到马如铁一只手，一把刀，如天神一般威风凛凛地屹立在路中间，顿时魂飞魄散，居然猛地一勒马缰。这马一声长嘶，高高地扬起前蹄。也就在那一瞬间，在山坡上的潘来财手里拿着一块碗口一般大小的石头，呼地就砸了下来，不偏不倚，砸在鬼子的脑袋上，这个鬼子掉下马去，马如铁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手起刀落，砍下了这个鬼子的脑袋。

那个负伤的鬼子还在往前冲，郝大雷一声怒吼，晴天霹雳，双手舞动红枪，连马带人一起砍翻，然后丢了枪，一手抓住后面一匹马的缰绳，一手抱住马的脖子，一声吼，把这匹马硬生生地勒停。

前面，只有一个鬼子，高高地举刀，飞劈杨国威。

杨国威冷静地举枪，推弹上膛。鬼子一张惊恐万状的脸已经扭曲，虽然他还在战斗，但是心已经绝望。鬼子距离杨国威还有十五米，十米，八米，开枪。一瞬间，鬼子的脑袋中枪，人往后一仰，一只脚卡在马蹬里，身体被拖住。

杨国威开枪之后把枪往背上一套，再一侧身，让过奔马，抓住缰绳，飞身上马。这匹马只奔出几十米就被杨国威制伏，掉转马头，拦住了中间几匹马。

李勇和潘来财冲到公路上，不管鬼子有没有气，都补一刀。

“快点收拾鬼子的武器，撤退，这里鬼子多，听到枪声很快就会赶来。”杨国威看马如铁和郝大雷已经把另外几个鬼子解决，一边大声喊，一边给步枪里填满子弹，几个人迅速地收拾了鬼子的武器弹药，每人骑了一匹马，开始撤退。

见：101 集中部落。

“集中营，狗日的日本鬼子。”杨国威暗暗地骂了一句，日本鬼子入侵台湾之后，台湾的热血男儿不停地反抗，鬼子进行血腥镇压，修了大量的集中营，把老百姓赶到里面统一管理，又称人圈。想不到在这里又看到了这样的集中营。事实上，鬼子先后修建了两千多个人圈。

杨国威把步枪留在房顶，只带了两颗手雷和自己的残月刀。他不带枪是有道理的，里面那么多的鬼子士兵，一支步枪根本就没有用，而且不带枪还有一个好处是自己的打扮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即使鬼子发现，也不一定立刻就会开枪，自己能更好见机行事。

杨国威从房顶滑了下来，才摸到一间大房子侧面，只见几个巡逻的鬼子牵着一头大狼狗过来了，杨国威冷静地抬头看了一下，悄然无声地攀上房檐，双脚倒挂。下面几个巡逻的鬼子什么也没有发现，走了。

几个巡逻的鬼子刚刚走远，杨国威还没有滑下来，只见大屋的门轻轻地拉开了一点，一个人的脑袋伸了出来，警觉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几个人蹑手蹑脚地从大屋里出来，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看情形，是几个老百姓想逃跑。

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枪声骤然响了起来，然后是鬼子的吆喝声：“八嘎！逃跑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探照灯亮了起来。

也就在那一瞬间，杨国威沿墙壁滑了下来，闪进大屋里，从门缝和窗户里透进的灯光清晰可见，里面躺着满满一屋的男人。

枪声惊醒了一大片，很多人坐了起来。

杨国威挤在两个老百姓之间坐下，大门哗的一下被撞开，几个鬼子端着一挺轻机枪和步枪挤在门口，大声怪叫：“统统的不许动，死啦死啦的！”

几个想逃跑的老百姓被乱枪打中，落在高墙下面，追上去的鬼子用刺刀一阵乱扎，全部挑死。

“统统出来，双手抱头！”一个手里握着军刀的鬼子杀气腾腾地吼了声。

“统统出来，双手抱头！”旁边的鬼子士兵凶神恶煞一般。

大屋里有表情木然的老百姓两百多人，有的已经站了起来开始往外面走。杨国威旁边是一个二十七八岁，很高，肩膀宽宽却面黄肌瘦的汉子，他用手拉了拉杨国威，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几百个中国人，没有一点说话声，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和鬼子嚣张的吆喝声。

杨国威按了按腰间的尖刀和手雷，心若止水：如果被鬼子发现了，就杀，杀一

“我们去把 101 人圈的鬼子端了！”郝大雷咬牙切齿地说。

“101 集中营的鬼子有四个中队，五六百人，而我们才一百人，无论是兵力和武器都不能和鬼子抗衡。如果贸然行动，不仅不能救出老百姓，反而会把我们搭进去。”马如铁立刻反对。

“马兄弟，难道你忍心我们那么多兄弟姐妹被鬼子虐杀？”郝大雷急了。

“我也想杀鬼子，但是我们不能和鬼子蛮干。”马如铁冷静地说。

“你们不要争了，老百姓我们应该救，但是鬼子太多，我们应该想一个好办法。”杨国威想了很久才说，“我们可以在 101 集中营附近袭击鬼子的小股部队，如果有机会，让老百姓逃走，一切见机行事……”

“好。”两人都点头。

“我和郝大雷带领几十人先去摸清楚情况，马大哥在摩天崖镇守。”杨国威看了一眼马如铁，继续说，“大哥，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非常重要，不能有一点闪失，所以让你留下来。”

马如铁明白杨国威让自己留下来是一片好心，不过想到这里的确也很关键，也就不说什么了。

“明天就出发。”

摩天崖呈南北走向，两边绝壁千仞，中间几十米浅河，乱石嶙峋，杨国威的救国义勇军就住在绝壁下面的山洞里。为了以防万一，杨国威在山谷的出口处布置了两个暗哨。天刚刚亮，杨国威、郝大雷、李勇、傅勇成、于正山等二十多个队员开始准备武器出发。

忽然潘石柱匆匆跑了进来，满头大汗，焦急地说：“日本鬼子，山谷口好多日本鬼子。”原来潘石柱在北面谷口的山崖上放哨，一个晚上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天亮之后，居然发现谷口有大批的鬼子。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再仔细一看，没错，是日本鬼子。

潘石柱匆忙跑回来报告了杨国威。

“鬼子来了？”杨国威微微一怔，他也没有意料到这一点。但是只过了几秒钟，他就完全平静了下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鬼子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杀的就是鬼子。今天，鬼子居然送上门来了，走！先去看看！”

山谷口，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两队鬼子，前面一排迫击炮，每一门迫击炮旁边蹲着两个鬼子，一个双手握着炮弹，另一个稳住炮架。在迫击炮后面，两个日军中尉正用望远镜观察。

这两个日军中尉一个是加藤混成旅团酒井义忠大佐部下井上二郎中尉，此人和杨国威曾在一个小队，另一个是据守喜峰口的百代大王中尉，是奉热河司令部的命

令越过长城到摩天崖会合并上二郎中尉协同作战。

因为救国义勇军在袭击九州开拓团的时候，队员无意之中说出了摩天崖，而那些日本女人之中有些懂汉语，所以，日军才迅速地集结了重兵，突袭摩天崖。

“果然有一支部队藏在摩天崖下面。”百代大王已经发现了杨国威和二十多人，还有他们身上的枪，“可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土匪，游击队？”

井上二郎同时也发现了杨国威，双手猛地一颤，失声喊道：“杨国威！难道是杨国威？”

“杨国威是什么人？”百代大王奇怪地问了一句。

“浅尾曹长。”井上二郎忙大叫一声。

“到，中尉阁下。”浅尾挺立在井上二郎身边。

“你确定一下，那个人是不是杨国威。”井上二郎慌忙把望远镜递给浅尾，原来他有点激动，害怕看错了人，所以要浅尾来确定一下。

“不错，正是杨国威，中尉阁下。”浅尾仔细地看了一下，肯定地说。

“终于找到杨国威了，这一次，他插翅难飞，立刻报告旅团长，看南边谷口拦截的部队有没有部署到位？一旦友军部署到位，我部立刻发动进攻，消灭这支中国部队，一个不留！”井上二郎阴沉着脸，大吼一声。

“嗨。”卫兵啪地立正说。

“亮出我军的摄魂旗。”井上二郎又是一声大喝。

“嗨！”一个日本士兵抖动了一面太阳旗帜，插在阵地前面，只见旗杆上挂着一条条绳子，绳子上面串着密密麻麻已经风干的人耳朵。

井上二郎被提拔为中尉之后，这个嗜杀如狂的鬼子突发奇想，命令部下每杀一个人都要割下耳朵，风干之后，串起来挂在旗杆上，以震慑对手。在扫荡无人区范围内的時候，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狠下毒手，却吹嘘为中国抵抗部队。

酒井义忠大佐自然对井上二郎赞赏有加：大日本帝国皇军最勇猛的战士。

杨国威、郝大雷和二十多个队员埋伏在乱石群之中，两挺轻机枪已经架好。杨国威已经看见了井上二郎和他的摄魂旗，满腔怒火，咬碎钢牙。

“狗日的小鬼子，杀我们的人，还要割下耳朵侮辱我们。冲上去和鬼子拼了。”郝大雷双眼冒火。

“和鬼子拼了！”旁边的几个队员义愤填膺。

鬼子来得太突然，而且来的太多，杨国威来不及细想，立刻对郝大雷说：“我估计，南边山谷的出口也有鬼子，我留下二十个兄弟在这里防守半个小时，你带领剩下的兄弟们从南边山谷口那一段缓坡突围，我随后就来。”

“我们一起冲杀出去，杀不出去，就多宰几个鬼子。”郝大雷双眉一扬，豪气

十几个日本骑兵居然在距离杨国威不远的一个小山头停了下来，一字排开。中间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用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神气地下了命令。旁边一个双手各拿一面旗帜的旗语兵挥动了几下旗帜，几个日本骑兵就向左边跑去。

这个日本军官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旗语兵又挥动了几下旗帜，又有几个骑兵接令而去，马蹄声渐远。

此刻，小山包上只有四个日本骑兵，一个旗语兵，两个卫兵，一个军官，四人都背对杨国威，而且四人的枪都是背在身上。

四个鬼子，干掉。杨国威杀鬼子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把鬼子军官的望远镜夺过来，有了望远镜，就能够更早地发现鬼子的行动，这样对自己非常有利。

心中念头一生，杨国威站了起来，悄无声息地接近鬼子。他不准备用枪，枪声一响，鬼子的大部队就会赶来，而且他有信心把四个鬼子骑兵干掉。

不过，四个鬼子骑兵居然一起掉转头来，此刻，两边距离还有三四十米远，杨国威有足够的时间把步枪取下来，开枪打中一个鬼子骑兵。但是他并没有拿枪，而是冷静地看着四个日本骑兵。只要日本骑兵用步枪，他才用步枪。

四个日本骑兵显然吃了一惊，但是看到只有杨国威一人，而且穿的衣服破烂，脸上满是尘土，虽然背着一支步枪，却根本不像一个战士，而像一个逃难的村民。

也许就是一个逃难的村民在无意之中捡到了一把步枪而已！

“大日本皇军。”中间那个骑兵军官二十七八岁，整齐的军装，雪白的手套，人模狗样，轻蔑地斜了一眼杨国威，高高地昂起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是日本鬼子！”杨国威心里暗骂，却没有回答，也没有动，甚至避开了四个日本士兵的目光。

“山野村夫而已！消灭掉！”骑兵军官不屑一顾，手一挥，两个日本士兵“刷”地拔出雪亮的军刀，冲了过来，军刀高举，对准杨国威就砍。

杨国威仿佛已经被吓傻了一样。

但是他需要的就是这样迷惑鬼子，然后发起反击，一举成功。

两个鬼子骑兵冲到距离杨国威几米远的地方，军刀高高地举起，如闪电一般砍了下来，他们以为刀落下的时候，杨国威的人头也会跟着落下去，可是在他们面前的杨国威忽然不见了……

人呢？

杨国威居然从两把军刀的缝隙之间掠了过去，他并没有掠远，而是一出手就把一个鬼子从马上拖了下来，一肘击在这个鬼子的脖子之上，然后夺过了这个鬼子的军刀，横斩在另一个鬼子的腰上。

他惊呆了，因为周茹芸已经用刺刀刺进了自己的小腹，刺刀是斜着向上刺进去的，直没至柄。

“茹芸……”杨国威扑到她身边，跪了下去，抱着她软软的身体，怒吼了一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腿已经断了，会拖累你，男人最重要的是保住家园，把我埋在这里，去杀鬼子！”周茹芸无限眷恋地看着他，人一寸一寸地软了下去；声音，在一寸一寸地远去，远去……

“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我们才在一起几天，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爱你？”杨国威抱着她，脸贴着她的脸，没有流泪，只有心在流血。

“爹已经被鬼子杀害了，去吧！杀鬼子，为我们报仇！我永远爱你……”周茹芸无限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我也永远爱你……”杨国威吻她的脸，吻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渐渐地变冷，太阳越升越高……

杨国威埋葬了周茹芸，如标枪一般挺直在她的坟前，字字如铁：“茹芸，你等我，杀光了日本鬼子，我带你回家和爸团聚……”

然后，仰天长啸一声，大步下山。

在半山腰上，杨国威的眼前有光闪了一下，他立刻一惊，这种光是金属反射过来的光，在这荒山野岭，哪里来的金属反射光？

杨国威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终于发现山脚下有一个马群，几个人站在一边，背着步枪，刚才的光就是步枪上的刺刀反射而来的。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来得这么快？

追踪而来的日本人正是南部英雄和八木荒尽，南部英雄追寻了杨国威很久，没有一点消息，只好利用周茹芸，只要杨国威知道周茹芸到了河北，就一定会想办法救她。杨国威不仅救走了周茹芸，还杀掉了南部龙太郎。

但是杨国威不知道，日本的忍者有一种特别的追踪术，就是把一种神奇的药下在人的伤口上，利用气息追踪。八木荒尽是忍者之中的翘楚，擅长追踪。他故意把周茹芸的脚捏断，如果杨国威来救周茹芸，被日本人擒获，那是最好的结果，即使她被救走，也能够追踪，而且，一个断了腿的女人会连累杨国威。只是日本人永远也想不到的是周茹芸为了不连累杨国威，会自杀。

八木荒尽和南部英雄带了二十八个日本士兵，骑马而来，在摩天崖谷口，留下四个日本士兵看守马匹，其余的悄悄进谷。二十多人，又有精良的武器，杨国威就是插翅也难飞。

他紧紧地盯住南部英雄。

举枪，瞄准，开枪。

一颗子弹如闪电一般划破长空。

南部英雄感觉自己的后背上一阵麻木，那颗子弹从他的后背钻了进去，从肚子前面冲了出去。他在马背上一阵摇晃，却没有倒下去……

几个鬼子回头开枪。

杨国威往后一躺，子弹从自己脸上飞过，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子弹飞过去时的灼热。

杨国威翻身起来的时候，看到八木荒尽往另一条路逃窜。

这个日本鬼子，害了周茹芸，我要给她报仇。

无论八木荒尽的马有多快，杨国威始终跟在他的后面，端起步枪，拉枪栓，开枪。一颗子弹飞出去之后，八木荒尽从马背上跌了下去，杨国威飞马赶上，步枪一举，刺刀就扎在八木荒尽的身上……

马继续狂奔！

刺刀下的八木荒尽贴在地上，被拖出了几十米。

马停了下来。八木荒尽在地上被磨得血肉模糊，而且几乎被刺刀剖开成两半。地上一条清晰的血痕。

“茹芸，我给你报仇了……”杨国威一声长啸，声动九霄……

大岛由纪夫的队伍陡然听到枪声，哗啦！一声，卧倒了一大片，然后，迅速地准备重机枪，迫击炮。

大岛由纪夫四下观察了一下，听到枪声是从前面传来的，立刻吼道：“立刻去前面侦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尉阁下，清水小队长阁下的先头部队被八路袭击，现在被困在小河中间，无法撤退回来。”一个士兵侦察之后回来报告说。

“八嘎！八路？有多少八路？”大岛由纪夫心头一喜。他不害怕战斗，他是害怕没有对手，没有战斗。

“目前不清楚，指挥官阁下。”士兵慌忙回答说。

“继续侦察。队伍火速前进，遇到八路拦截，统统消灭。”大岛由纪夫命令道。

“嗨。”

远远地，已经可以看到开阔的河滩上，几个日本士兵趴在尸体上开枪。大岛由纪夫忙用望远镜观察，才发现对面山坡上有很多八路，他们几乎都是趴在地上，只能看到枪口和一半脑袋。

“重机枪、迫击炮，压制八路火力，掩护清水小队长撤退回来。”大岛由纪夫一声吼。

重机枪的射程远远大于轻机枪。日军一个中队一般都配备有两到三挺重机枪，而大岛由纪夫的中队就配备了三挺重机枪。五六个日军士兵一伙，抬着一挺重机枪，找了个比杨国威阵地更高一点的位置，然后就开火了。重机枪子弹发出沉闷的吼声，如暴风骤雨一般。

“蹲下去。”杨国威一声吼，战士们全部缩到散兵坑里面，子弹在地上乱蹿，打得沙石飞扬。

杨国威只露出半个脑袋，他要注意河中间的几个鬼子。清水和他的士兵看到自己的火力完全压制了八路的火力，胆气一壮，做了一个撤退的手势，两个士兵跳了起来，才跑几步，杨国威的枪就响了，一颗子弹从鬼子的后脑勺中穿了过去。

另一个鬼子被贺明灯一枪报销。

清水小队长等两个日本士兵跑了之后，才起身跑。杨国威早就推弹上膛等他，不过关键时刻，他改变了注意，一枪打中了清水的大腿。

清水扑倒在水中。

三挺鬼子的重机枪疯狂地扫射着，躲在散兵坑里面的八路军战士听到子弹撕裂土地的恐惧声音，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杨国威让他们挖散兵坑的用意。如果不是躲在这坑里面，恐怕早就被鬼子的子弹打得血肉横飞了……

柴木重八看到清水小队长在河水之中痛苦挣扎，忙对大岛由纪夫中尉道：“指

几门迫击炮都调整了一下方位，又开始轰炸。

“指挥官阁下，我军是不是应该请求增援？”柴木重八想了想，小心翼翼地问了大岛由纪夫一句。

“八嘎，八路不过依仗两挺机枪和有利位置而已，何必要增援？难道我大日本帝国皇军连几个土八路也对付不了？传出去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刚才我部就能冲上八路的阵地，但是那样的伤亡太大。阁下，你们从大日本帝国千里而来，我是你们的长官，也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回去，你的明白？”大岛由纪夫严厉地瞪了柴木重八一眼。

“嗨！”柴木重八吼道。

“炮击。”大岛由纪夫再一次下达了炮击的命令。

一发发炮弹呼啸而来……

“狗日的小鬼子炮弹一停就要发起进攻！”潘来财对旁边散兵坑里的包向东说。

“等鬼子冲过来的时候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包向东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说，“可惜我们手里没有机枪，刚才鬼子冲锋的时候，郝排长和秦大明的机枪多威风呀，突突响个不停，鬼子倒个不停……”

一句话提醒了潘来财，他的眼睛一亮，因为他看到最初被伏击在河滩中的鬼子有一挺轻机枪还在河滩上。

“我去拿挺轻机枪回来。”潘来财从散兵坑里翻身而起，双手抱头，滚了下去。

“潘来财，你要干什么？”贺明灯吼道。

“排长，他要去拿鬼子的机枪。”包向东大声回答说。

“混蛋。”杨国威怒道。

潘来财滚到河滩上，手足并用，爬了过去，很快就抓起了鬼子尸体边的那一挺轻机枪，兴奋地跳起来大喊了几声：“机枪，我拿到了，我拿到了……”

“不要站起来，爬回来。”杨国威吼道，但是炮声隆隆，在河滩中间的潘来财哪里能听到。

此刻，大岛由纪夫命令一挺轻机枪向潘来财开火，不过在机枪响之前，潘来财已经扑倒在河滩上。子弹从他头顶飞了过去。

“好险啊！”潘来财暗暗地叫了一声，他开始慢慢往回爬，却忽然听到身后有水响和拉动枪栓的声音，潘来财回头看了一下，才发现是一个受伤卧倒在水中还没有丧命的鬼子，鬼子目露凶光，狰狞恐怖，正端起步枪向他瞄准。

“砰！”子弹打在潘来财的背部，从前面穿了出来。

一股热血涌了出来。

那个鬼子咧着嘴怪笑。

杨国威带了一百多人，分成三个小队，郝大雷带领一个小队去黄庄疏散和救援老百姓，杜荣春带领一个小队去了常庄，自己和贺明灯、潘石柱一队。却没有想到井上二郎的队伍全部在张庄，而且为了防备村庄里的人逃跑到村前村后都埋伏有一个小队。杨国威的人远远地就听到村里的哭喊声，知道是鬼子在屠杀，急忙赶来，和浅尾的人碰在一起，立刻接上了火。

杨国威看到了浅尾，浅尾也看到了杨国威，只是杨国威不知道浅尾有多少鬼子。

鬼子占据了村后的位置，杨国威的人都分散在树木和小山包后面。杨国威心如火焚，他是担心村里老百姓的安危。

大队的日本士兵从村里涌到村后，杨国威已经清楚，这里是井上二郎的一个中队。

“通信兵，立刻通知杜荣春与郝大雷部，让黄庄、常庄的老百姓尽快转移，然后会合部队。”杨国威很清楚，日军在张庄大开杀戒之后，一定还会对另两个村庄血腥扫荡，自己必须拖住鬼子一段时间。枪声一想，老百姓能跑一些，黄庄郝大雷的队伍能够听到枪声赶来，而杜荣春的部队肯定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猛虎连并没有无线电台，联系基本上靠人跑和喊。

“我们要拖住敌人吗？”贺明灯也看到村子里有很多鬼子，而自己的队伍只有三十多人，两挺轻机枪，人人有一支步枪，有的战士背着一把大刀，武器弹药比一般八路军的一个排要充足。但是，他们面对的是鬼子一个中队，人数足足多了五倍。

“必须拖住鬼子，不然，黄庄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杨国威不容置疑地说。

“这里到黄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峡谷，名叫黄家峪，我们撤退到那里，刚好能与郝大雷的队伍会合，峡谷之中也容易防守。”贺明灯想了想说。

“是个好办法。等一下鬼子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撤退，不过，先干掉几个鬼子再说。”杨国威说。

“好，早就想好好揍这些狗娘养的小鬼子。”贺明灯有一手好枪法，在军区里有枪漏之称，也就是一枪就能打出一个窟窿的意思。

井上二郎留下一个小队守住村口，以防备八路从后面袭击，自己带领大队赶到村后，这次他的部队带来了一挺重机枪，六门迫击炮，重机枪架在村道上，六门迫击炮一字排开。井上二郎叉开双腿，神气活现地站在重机枪和迫击炮后面，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杨国威的阵地，嘴角慢慢地泛出阴冷得意地笑：“杨国威，这一次，你死无葬身之地。”

“重机枪，迫击炮，开火。”井上二郎狠狠地一挥手，重机枪立刻“哒哒哒”

“好。”队伍之中一片叫好声。

“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出发！”

“是。”

黄家峪，井上二郎再一次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杨国威的战壕，钢盔还在。他神采飞扬地回头：“各位，消灭八路，消灭杨国威的时候到了，开炮。”

几十发炮弹在八路军的阵地上爆炸之后，日本鬼子发起了冲锋，这一次的冲锋异常地顺利，居然没有一枪一弹的抵抗，井上二郎的队伍神勇地冲过了八路军的战壕，只见一两百顶钢盔，不见一个人影。

井上二郎傻了眼：八嘎，八路军呢？

田路正雄的大军也赶来了，不见一个八路。

“八嘎！”田路正雄狠狠地甩了井上二郎几个响亮的耳光，暴跳如雷。

“大佐阁下，我部观察员报告：停在山下的车队遭受到八路的突然袭击……”一个日本士兵慌忙跑来报告说。

“什么？”田路正雄吃了一惊。

“山下车队遭受到八路的袭击。”

“呀！呀！土八路大大的可恨。”田路正雄气急败坏，“一定要把这些土八路统统消灭掉！”

万家镇，101人圈，三辆卡车缓缓而行，最前面一辆开车的是杨国威，他的头上戴了顶鬼子的帽子，上身穿的是鬼子身上扒下来的血迹斑斑的衣服，后面车厢边也站着几个伪装过的八路军士兵。

一道高而且厚的封锁墙，绵延如一条长蛇，把万家镇与旷野隔开。

这条公路是进出万家镇唯一的通道，一座厚实的城门，城门的两边各有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机枪手和弹药手都趴在沙袋垒成的工事里面，全神戒备。

“是我们的车。”守门的日军小队队长奇怪地说了句，“怎么只回来了三辆？而且像打了败仗一样？”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停车检查。”一个士兵用令旗命令三辆车停车检查。

杨国威平静如水，他的车速度本来就不快，慢慢地开了过去，两个士兵迎面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问：“哪个部分的？”

“中国人，八路军。”车上面传来了一声怒吼。

杨国威一踩油门，卡车呼啸着冲了起来，把两个鬼子撞飞了出去，然后一头就撞进了左边的工事里。与此同时，车厢里忽然冒起来十几个八路军战士，手中的手雷如雨点一般扔进了工事里。

几挺轻机枪同时怒吼起来。

战斗还在继续。

池宽的小队每一次冲锋都在前面，伤亡自然惨重，现在只剩下六个士兵。池宽也受了几处伤，但是依然带队冲锋。

几个士兵刚从废墟上抬起头，寻找目标的时候，杨国威冷静地开了枪，两颗子弹，掀翻了两个鬼子的天灵盖，污血溅在旁边的几个鬼子脸上。有一个年纪小一点的鬼子士兵发出了一声怪叫，扔下枪，双手抱住脑袋，大喊大叫着跑了回去。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杨国威可以轻易地干掉这个鬼子，但是他并没有扣动扳机，而是移动了一下枪口，对着池宽。

池宽一双绝望的眼睛。

枪响，子弹从池宽的肩膀之中穿了过去。

池宽大叫一声，倒了下去，身后两个日本士兵拖着他，撤退了回去。

那个年轻的日本士兵还抱着脑袋，大喊大叫：“我不战斗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旁边一个士兵抱住他，一边摇晃一边喊，“三郎，你醒醒，不能这样！”

“我不要战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三郎根本不听任何人的劝说，拼命地喊叫。

井上二郎大步过来，提起惊恐万状的三郎，左右开弓，一连十几个响亮的耳光之后，再把他扔在地上，喝道：“拿起你的枪，继续和中国人战斗！”

“我不要战斗，我要回家！”三郎清醒了许多，用手捂着脸，看了一眼井上二郎，低声说。

“八嘎，你这个懦夫，根本不配做一个帝国的军人，我命令你，立刻拿起枪，战斗！”井上二郎咆哮说。

一把步枪丢在三郎的面前。

三郎用一双颤抖的手抓起步枪，却始终没有冲出去一步。

“八嘎！”井上二郎忽然拔出军刀，刀光一闪，就把三郎的脑袋劈了下来，厉声吼道，“帝国的军队不需要懦夫，继续进攻！”

池宽惊叫了一声，喊声未落，三郎的脑袋已经滚落在他的脚边，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三郎那一双绝望无助的眼睛。

“进攻！”池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号叫，带领自己小队之中最后的几个士兵冲锋。

“砰，砰！”几声枪响，几个人都倒了下去，池宽的胸口又中了一弹，鲜血蹿出来，浑身的力气与自信在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池宽倒在血泊之中。

“把伤员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堆些柴草在里面。”大角面无表情地下了命令。

日本士兵们默默地执行命令，有一个重伤的士兵在里面挣扎，哭泣：“求求你们，带我们一起走！”

“不行！”大角一口回绝。然后点燃了火把，扔在柴草堆上，冷冷地说了句：“撤退……”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一些伤兵在火中翻滚哀号，一些却默默地等待死亡……

大角小队长带着十二个士兵狼狈逃窜。

天亮之后，暴雨倾盆，雷电交加。

“太君，歇歇吧！太君们都吃不消了！”张二癞子哭丧着脸，浑身已经被雨水湿透，又冷又饿，苦不堪言。

“八路很快就会追赶上来，你的想死的就休息。”大角回头恶狠狠地骂道。

“阁下，休息一下吧！”后面传来一个日本士兵的哀求声。

大角用手抹了满脸的雨水，心中一横，吼了声：“休息。”几个士兵抢到一个可以遮挡住头部雨水的断崖下面，挤在一起，更多的是躺在大树下面。

忽然一道闪电从天幕上扑了下来，抓起一个躺在一棵树底下的日本士兵。这个日本士兵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人腾空而起，再跌下来，居然是直挺挺地跪着。

空气之中迅速弥漫着人体焚烧之后的味道。

旁边几个日本士兵惊叫着跳了起来：“天雷，天雷……”

“不要在树底下，当心触电。”大角明白这是雷电现象，但是本来就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日本士兵精神彻底地崩溃了……

有一个士兵一边叫，一边乱跑，一失足，居然跌入了一个深渊。

“八嘎，全体起来，继续前进。”大角明白，这样的队伍已经无法战斗，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回连队。

几个日本士兵站了起来，另外几个躲在半崖下面居然一动不动。

“起来。”大角厉声吼道。

又有几个日本士兵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表情木然。但是有一个双手抱住头，一动不动。

“你这个懦夫，起来。”大角踢了他一脚，吼道。

那个日本士兵没有动，大角生气地连踢了几脚，地上的日本士兵忽然号叫起来：“我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了……”一边叫嚷，一边从腰上拔出刺刀，刺进了自己的肚子之中。

刺刀戳进人的身体发出恐怖的声音，这些日本士兵的心都一颤。

大角木然地站在雨中，任凭雨水冲刷着，良久，他转过身，一言不发就走……